

唐宋元諸名公文集

託忠直公集
鄒道卿集

漢書門類			
三七五	四	二	函
一	四	二	架
二	四	冊	

三七五	四	二	函
一	四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8)
函號	360 57

六二四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范忠宣公

淺草文庫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
 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皆在仲淹門純仁
 從之游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諭民植桑有罪情輕
 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為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純
 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尋詔罷追尊
 起純仁就職神宗以陝西城郭兵食為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
 功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捨克財利民心不寧因論

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之語作尚書解以進又論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刑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哲宗立召爲右諫議大夫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先去其泰甚者可也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確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

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

潁昌府歷拜右僕射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李清臣殿試策

問爲經述之說蘇轍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純仁從容言

之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鄙甚帝既召

相章惇純仁堅請去出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上疏爲申

理惇不悅詆爲同罪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純仁必

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

識論與乃翁合

魏公亦有此不肯孫

為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法與光異議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疾。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彊場未解，嚴為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常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子正平、正思。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管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猶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苟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

樓鑰序一

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其非
平日之願。願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
盡得之。益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以孫明
復。俱徠石守道。所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受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
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
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手翰戲
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
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力。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
言。惟公本於忠恕。二者之所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窺
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為。勇決過於育。此其大過人者。然思

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戔怨欲。不
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
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
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
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它日指宗而斥黃明。逆容為解。黃門謂公為
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注。然念
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
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
肯知隨州。尋竄永州。益子厚必欲寘之於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
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

子學所為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河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為義，存若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貫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敗，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有訛字九、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述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怒，好惡任情，以異己為怨讐，以疑以為訕謗，誤國害公，覆轍可鑒。此不惟次寤秦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不為改，至遣

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替瘖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天平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凋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總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蚤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世科，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范忠宣公文集選目次

葛 蘇靖調甫

吳郡

葛 鼎端調甫

評輯

第葛一 黜教調甫同評

集序

樓鑰一首

經解

進尚書解

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范忠宣公文集

目次一

四

率與體... 下不... 息... 蘇靖調甫... 蘇鼎端調甫... 蘇評輯... 蘇第葛一... 蘇黜教調甫... 蘇同評

序

司馬公詩序

完美集序

墓表

尹判官墓誌

范忠宣公文集目 解

范忠宣公文集

○○進尚書解

范純仁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而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錄為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堯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緜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某曰、堯知鯀方命圮族而終聽四岳之言而用之。至於九載、然後殛之。可以見聖人、不以己之智識出倫過人、而違衆獨用也。又不以一鯀不職而遽易三考黜陟之法也。蓋人以久則可責其成、功若歲月不久、而中易不唯大功不成、而黜者亦得以為辭。然非堯德之大、孰能容之。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也。

大禹謨

禹言于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註云、帝謂堯也。

臣某曰、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又若牙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故雖舜禹在上、而不敢忽天下之務。復相戒以艱難、信乎君臣之不易也。善言不隱、則賢者皆進、用衆捨己、則君上無過。困窮不廢、則不困窮者可知。以舜之大聖、而稱此克艱、惟堯為能。又見乎君道之難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棗、四夷來王。

臣某曰、有憂虞而後戒、捨法度而自任、留心於樂逸、任人以疑貳。忘道以求名、違衆以徇己、皆中主之所不為、而益以戒舜、可見古

之君臣相戒深切而益能盡言舜能善聽也匹庶不以善鬪服鄰

里王者不以善戰服戎狄唯無怠荒庶政修舉則夷秋自賓

皋陶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唯輕功疑唯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某曰孔子曰寬則得眾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有以見居上

不以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不以簡則叢慤而害政唯好生之德

可以服民心民心服則有恥而從化自不犯于有司矣

舜曰咨禹唯時有苗弗率汝徂徯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

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特

乃天道帝初于歷山住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

馨嘏夔夔齊慄替股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

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舜十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某曰禹受舜命但恐有苗聞益之言遂拜而班師信乎能取善

而不以已智自任矣舜於兩階而有苗遂格信乎文教之可以服

遠至誠之可以感物矣後之人君有興甲兵危士民與異類爭一

且之命使生靈肝腦塗地而欲安民阜俗不亦遠哉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敢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廣剛而塞彊而義彭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成事

臣某曰夫修身惟在慎思久行慎思則無悔久行則人信然後可以厚族人而善人皆勉思翼戴矣自近及遠之道在此而已知人之難宜察以事而象恭滔天以言令色者聖人尚或畏之取人之道不可不廣故於九德各取其長但人君能合而用之則九德皆見於事為矣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某曰夫幾微之不可以不慎也以舜禹之聖尚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而至萬幾矧後世之君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臣某曰聖人以民之視聽為天之視聽故萬事不可不察於民也則民之可畏如畏天矣故曰可畏非民則君之施於民者可不慎哉

益稷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與直惟動丕應
孫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鄰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臣其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也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
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則享
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
耳目也

禹曰俞哉帝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與
敷紉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冊奏
罔功

臣其曰萬國衆賢皆帝之臣在帝能舉而用之爾進之以言試之
以功然後賞之以車服既明試之有法則羣臣孰敢爭先而進乎
孰敢不謹奉於職乎向若舜不如此施為使賢愚同進則宜其無
成功矣

帝庸作歌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臯陶拜乎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業脞哉股肱
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其曰肱肱之臣喜於任事則君德日起而百官安職矣臯陶復
戒舜以典作宜慎法度而屢加省察乃有所成君有明德則良臣

獲進君道煩細則萬事隨情此有虞君臣相戒之言萬世之成憲也○可不慎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罔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篋于洛之內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死民慄予言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教

臣某曰孟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則民為邦本也宜矣又曰湯

其心斯得民矣則可近而不可下也明矣天人君處於億兆之上而安者非力能制億兆之人也○所恃者上下之分○君臣之義耳○以分義之微而馭兆人○何異朽索之馭馬哉○苟君失其道○則匹夫皆可以勝之矣○大凡不明之怨○其怨必甚○故杜牧言秦民不敢言而敢怒也○故聖人達民之情而宣之使言○所以圖怨於未見之前也○禹不獨行於其身○又以訓後嗣慎哉○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某曰夫聲色貨利人皆好之惟聖人為能無欲用人如己則心

一而無疑間故動有成功夫以成湯之德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法令服民而以寬仁彰信於民則聖王所行與夫申韓雜家之說異矣

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止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某曰聞善不懈則德日新矣謂人莫已若則志自滿矣以義制事則不自任矣以禮制心則無暴慢矣屈已取人則能自得師矣故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謂人莫已若則善言皆不可入矣人之善言不可入則過失雖多而不聞矣

雖盈而不恤矣如此者不止何待好問而行則合取衆智而過不在已豈不裕哉自用則專其私意而過必歸已豈不小哉

湯誥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臣某曰孟子謂治人不治反其智夫金不成器繇陶冶之不良也民不為善繇教化之未至也故萬方有罪罪不在民而繇上之德有所未孚爾然則禹湯罪已亦其誠矣

伊訓

伊尹訓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

臣某曰夫從諫弗弗而古人是若則君道明矣與人不求備則能
任人之長檢身若不及則喜聞己之短任人之長則人盡其才聞
己之短則己將無過夫為人上使己無過而人盡其才天下安有
不治者哉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某曰君不厭小善則可以成大德故為天下之慶不恤小惡則
可以成大禍故墜厥宗有以見人君不可以小事忽於聽納而憚
於更張也

太甲

伊尹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某曰傳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人君不修身則百
姓不信其命令故須先修身使己之德信於天下則民從而化之
迺為明主

又曰無時豫怠奉先思考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
無斁

臣某曰見近效而忘遠圖視不明矣聽近習而疑君子聽不聰矣
惟能見遠大者為明能聽有德者為聰則君道之美垂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訓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臣某曰升高自下涉遠自近蓋言人君之德以積累而成庶事皆
有漸也夫民事至重不可以輕舉尊位至危不可以安處凡人
之
情○喜○於○合○已○故○迎○合○之○人○易○進○惡○於○異○已○故○忠○直○之○言○難○入○苟○非
明君以道而求其心則邪止亂矣君好以辯言拒臣下則臣下之
情不能盡臣下之情不盡則政斯亂矣

咸有一德

伊尹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凶夏

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
王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
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任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

臣某曰聖人久於其道則為常德在易常卦之初則曰浚常正凶
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深也故人君欲行常久之道不宜深求於其
初則人情不擾而位可保也夫君臣一德則動而獲吉能當天心

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致一。之道。在人。主推誠待下。無偏無黨。則衆心咸服。故能一矣。桓貞守過諱。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臣某曰。人君自廣。以狹人。則羣下之情不通。一夫一婦。不能備盡其情。人君猶不能成功。况士大夫乎。

說命上

高宗命說曰。惟登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臣某曰。人君不以納諫為難。而以從諫為難。能從諫。則羣下之善。皆歸於君矣。合天下之善。以為政。安有不聖乎。

說命中

說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天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無放。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臣某曰天之聰明廣大含容故人君當法則之夫瑞令不慎則貽
羞辱甲兵不慎則召寇讐衣裳當擇人而後賜干戈必省已而後
動若能信此則無不休美夫官及私愛則士不勸爵及惡德則民
不安慮事不可以不善舉動不可以不時矜能眩智者自滿之道
事事有備者消患之本寵小人者欺罔之言日進非納侮而何志
欲革俗而嗜好不氣同俗非恥過作非而何傳說陳此言高宗信
而服行之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見賢臣戒君之深切也
此數事而中興商祚可見王道之簡易也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說收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苟托俊乂列于庶位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明聞見狹則遠
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說易以欺况天下之廣萬務之
衆不可率已意而治之必當稽先王之成法莫大於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之道人君信懷此道積於其身使邪說異行不能惑亂然
後廣用賢俊列於衆職而王道成矣

法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瑗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筆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某曰人君立大中之道則政化平均民不窮夭而俗皆好無惡

錫五福於天下也。上無偏政則人無朋比而成。過大中雖有不公
 於中。但未入於咎惡皆可容而納於中道。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
 此之謂矣。夫有才有為之士。患在行不羞進。則挾才為
 善。足以亂國。進其行則其才可用。足以興邦。人君又當修德使正
 人好於我家。然後人陶善化而下無罪辜。人君之心當如止水。不
 作好惡。偏黨其邪。正自辨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旅藝

召公作旅藝訓于成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固以盡人心。狎侮小
 人。固以盡其力。不後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費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鳴乎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臣某曰孔子謂使民如承大祭則君之威德在不狎侮而成也人
之聰明志意惟可用之於道不後於無益之事則百度斯止當以
賢者為寶不以珍奇為寶又能不忽細微則大功可成君或不師
小過而憚於改為終將虧損大德九仞之山起於累土或闕一簣
則妨成功况甚於一簣者乎
無逸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益曰
人迪哲聖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讟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德允若

特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講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讟汝則信

臣某曰聖人欲聞其過如此之急也其反身克己如此之深也雖
聞怨讟之言不止不怒而又自修恭德曰朕之過信如此宜其見
美於周公而為法於後世也有不信此道之君為人講張幻惑則
信而怒之矣

若陳

成王命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州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厥有與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則罔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終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

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逆厥攸好

臣某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則上之所向不可不慎也凡有慶興出納之命必與衆人虞度俟其議同而後行之夫忍小則可以成大容衆則可以成德舉直而錯枉則使枉者直民之從上惟視其所好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以命令驅之而身不自行則民終亦不從也

罔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則媚其惟占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且不德惟臣爾無與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某曰僕臣王之賤官而皆必用正人可見人君左右不可以便辟邪媚之人為僕侍也後世宦官僕侍既乏正人吉士而人君朝夕與處或訪以事則以淺狹憎愛之言開導人主又豈止非先王之典也可不戒哉

右臣竊觀一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宜於後世治亂無不關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言固不能發明奧義惟陛下稽古博遠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將可以比隆虞夏商周之盛矣惟陛下留神思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言雖悃悃無華然大臣告君之道於斯云備矣 葛端詞

言雖剛而無華然大且古故之並非其云爾矣
 且不加六師頭並也
 不關也
 可自蘇離一帝三外
 同命之典以下不如此

其曰對面王之御官也皆以五入下身人哉式古不心更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范純仁

蒲舜都也秦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
 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
 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真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第幾子
 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郡三領部使四典臣鎮高識懿行為時名臣六十
 五開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郭之東北披岡帶河擇爽愷之地
 遠城市之喧築室以居焉因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啓重明內曰
 含幽閉關却掃非幽人佳客履迹罕至南北分為二園其西種杏種栢
 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疎竹蕭蕭壽石雪頂開軒對
 之各以為名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堂以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十九

藏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寄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華列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峰。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為臺。登覽曠迥。清宵月照千里如畫。名曰日月臺。莊西北隅。據垣乘高。下列蔬圃。時使老圃村童引水溉畦。名曰瞻蔬臺。積土踰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陰。如幄如蓋。名曰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圻。垂架飄香。深若洞戶。名曰醱醱塢。脩篁擁徑。翠影棠密。新筠解籜。嘉色如深。名曰猗猗塢。衆木交陰。晝不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陰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沉浮瓜李。揮弄冰雪。或烹茶煮蔬。飲啜醴。外設客舍。庖廩庇庫。殆將百楹。其締構製作。濼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蠅蚋之苦。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甃。藥

床。褐裘葛衣。俾君子有以取法。小人無所可欲。蓋盡得夫郊居之道。或齋色澄明。開軒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留賓。壺觴共醉。或焚香張閣。圖書自娛。逍遙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季壽之長也。此其遊適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矣。今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退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鍾清閒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將老矣。固將效公而退也。以人事之難必。姑識公之善處。以自勉云。公名休。字肅之。

珠句秀而運意拙。極似温公獨樂園記。 葛端穎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范純仁

世之指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於國都皆設學校以教其人凡
 為士者自少至長必處於學其所學者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修
 已而後有施於人故其仕而立於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
 治其民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教化
 然後君得以為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為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
 學校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修已而各務肆其所為是
 以邪說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
 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其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而欲致其時
 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為士而知斯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一

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篤信先王之道。不待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胙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讀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為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質。亦未嘗有繆於道。故滑之學者多歸之。先生乃為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為非弦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揚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為君子之親也。顯孰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况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蓋亦不朽矣。先王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昔先生之青衿也。其

雖不廷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較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為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申。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古文辭賢大雅而雅之至。則純也。此文可當一純字。雖歐與曾未足擬之。葛端詞。

○司馬公詩序

范純仁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於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
○士○大○夫○家○居○皆○常○存○世○念○何○患○世○澤○不○泯○
 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為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為賢子弟。猶齊人
 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孫。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身治家。
 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又申之以詩
 童俚。有諷誦簡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
 令人苟尚不能自修。而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壻
 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
 平范某序。

論○昔格殊自貴重○以家風教子弟○固是文正衣鉢○真前賢切至為人之
葛瑞調

○完美集序

范維仁

自古國家將興隆平之運○建不拔之基者○則必上天為生賢傑之佐○啓
佑其主○戴翼其世○而成非常之功○故有商之興也○湯得伊尹○高宗得傅
說○周之興也○文王得呂尚○宣王得申甫○漢之興也○高祖得三傑○光武得
寇鄧○唐之興也○太宗得房杜○肅宗得郭李○故皆能光啟皇圖○或中興王
業○至於我朝仁宗皇帝○享御綿久○道冠百王○澤浸四海○純誠駿德○格於
皇天○故天將錫我宋以無窮之祚○是生良弼○以贊襄大議○宋策三嗣○置
天下於泰山之安○神器有覆盂之固○時則有若康節張公○以清傳直道○
奮於寒儒○歷職試位○繇河東轉運使○入為御史知雜○正色抗論○肅朝
政○仁宗從諫○知臣眷公甚厚○公感上知遇○夙夜思報○於時國本未立○公

固終遠儲之議事未果出典外藩及拜御史中丞復進前說仁宗益愛
 其言而將行之遂用公為執政至嘉祐末公既為樞密使長西府會韓
 魏公為元宰二府協力以賢丕命英宗皇帝遂繼大統公之勲烈輝映
 萬世乃還身養道十有餘年康寧壽考薨于正寢而朝廷贈有誥諡有
 議○辭○古○士大夫慕公之德者哀有詞祭有文及銘於壙紀于碑而狀於太史
 者皆所以述公之功德○然○尚○得○其○髣○髴○而○未○之○盡○也○至今上特題其碑
 之額曰清忠舊德之碑○然○後○公○之○大○節○於○是○乎○稱○矣○國家崇德報功之
 道於是乎備矣天下修己為善之人於是乎勸矣一舉而三善從之可
 不謂之美歟在管人臣立大節成大功為天下士民之所稱愛者未必
 見知于時君居高位○席○盛○寵○蒙○遇○于○時○君○者○未○必○見○稱○於○士○大○夫○善○也○

初者未必能保其終盛其名者未必能安其身如公者兼得而並有之
 可不謂之完歟○嗣○子○耶君集公之贈誥謚議哀辭祭文行狀碑誌為
 上下二卷以上之朝以傳于世蓋君子繼志述事之一端矣屬其名其
 集而為之序其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而知公行事為詳義不得
 辭請名其集曰完美因以公之大節而敘其說云

意法嚴古○葛○端○調○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君姓尹氏諱高廟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魯其字也以道
 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言諱
 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
 予泮行師魯自鄆鄉興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於卧內見嬰
 兒扶林方二三歲着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
 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
 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
 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深痛大賢之失
 其後也君初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

尹判官墓誌一

公奉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黠吏易君少而為姦。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摧古今，一坐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預命元勳，求解札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于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熱，不忍訣去，而久持大權，譏嫉者眾，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嗟嗚，悔何及也。」魏公嘆賞之，曰：「真有其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益用其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殊如禮。見者嗟嘆為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

府受朋及規切，諫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為薦舉。公卿大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予舅氏司農少卿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喪，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先塋之次。而求銘于予，為之銘曰：

騏驎為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幼，星眸貝齒，爽如秋集。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塵腐，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命長短。器遠位踣，欲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終豈徒去，君

鄒道鄉集

鄒文忠公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爲相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宗親擢右正言賢妃劉氏立浩言郭后向與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望陛下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

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竄昭州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愛欲
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卒年五十二浩
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道鄉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艸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
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則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
發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
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締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
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為工要之操履堅
正以養氣為之本在明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
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
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
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

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榭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為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及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闊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苜蓿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桐集公平生所為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澂制草合為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不可致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

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為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風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為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繇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親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綱謹序。

鄒道鄉文集序
其美燕山之對國之大也其美重千如臺東燕斷未嘗存一言及之
皆益自憐父不處廟中皆燕山之神也燕山之神當燕至崇寧宣時聞便人
大○祭○亦○言○於○閉○塞○之○報○賦○風○無○陣○則○燕○遂○斷○燕○斷○燕○千○火○出○言○責
於○都○秋○心○所○也○資○鑑○歸○之○無○下○山○離○公○奮○下○賦○其○出○嚴○並○獲○論○國○事○之
却○壹○碧○具○良○地○鱗○習○手○舉○時○也○以○塞○責○甚○於○千○變○廣○白○黑○醜○凶○吳○非
鄒○道○鄉○黨○之○論○是○與○西○士○故○以○言○燕○斷○自○燕○迎○元○符○以○來○遂○無○言○人○當

鄒道鄉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嘉端調甫評輯

住 葛雲蘭湘九甫
今評 葛雲滌方千甫

集序

李綱一首

奏疏

諫哲宗立劉后疏 附蔡京陷公偽疏

論宰相章惇疏 其一

論宰相章惇疏 其二

論宰相章惇疏 其三

序

送劉歸美序

張舜諧字序

論

侯羸論

劇孟論

荀彧論

曹參論

鄒道鄉文集目 畢

鄒道鄉文集選

○○○諫哲宗立劉后疏

鄒 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善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后與廢郭后實無異焉。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

鄒道鄉文集

諫哲宗立劉后疏一

四

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之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則其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以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霸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論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

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不同。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于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祖宗社稷以來陰霆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蓋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改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意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君况真可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爰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昭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錄云未

郭道郭文集

諫哲宗立劉后疏三

六

閏六月辛未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其房訴章載加考詳成有顯證殺母取子實為不根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郵浩可重行黜責仍檢會郵浩元奏劉子宣示中外其劉子云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繁庶萬邦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思之秋也而謂宰相冠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願行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耶奈銜陛下遽止其業乎臣

觀陛下之所為愈于桀紂甚于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
 可欺天乎卓氏何幸哉得不愈于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劉氏何德
 我得不甚于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堯虞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
 之行不識陛下寢食安乎頃年彗出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塞
 天變減常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以損陛下盛德天
 江西數奏累年飢饉陛下責以宰相變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
 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為解惇為輔弼
 忍哉此言今聞陛下欲立劉氏惇之策也直諫而惇之姦言使天下
 之臣共觀日月之先威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顛覆于陛
 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甲頭流血以笏置殿階
 曰還陛下此笏而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願歸田里力農惟園為亂世
 之民願捨臣心以獻惇巧惇之首以謝天下于是以寶文閣待制新差
 知越州鄒浩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元符皇后是上疏稱謝並詔送少
 館浩之本意紹聖間即焚之今降者蔡京使其党偽為浩疏也郝隨使
 作館客

公此疏真開人不敢開之口觀偽疏奸小之毒乃爾令人憤懣
 萬端

論宰相章惇疏三首 其一

鄒浩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
 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攬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
 今五年所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徇情廢理專務
 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鈔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相應惇
 雖不動聲色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蘇此沮
 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欲來者忠言也蘇此壅閉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
 推廣者仁恩德澤也蘇此難於真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
 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
 不知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燮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

則誕謾相習之風彌扇。論其旁招。則非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而是。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畧不引咎。臣歷觀前古。苟為相者。有一於此。輕猶罷免。况兼有之。如悖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久沸不平。而切有望於睿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休戚之原。斷以乾剛而力行之。實天下幸甚。

語語練切。皆端節。

○其二

鄉浩

臣聞大臣之罪。莫大於不忠。不忠之罪。尤在慢上而凌下。此而可畧。何以師長百僚。何以鎮撫四夷。何以副人主至誠篤任之意。臣竊觀章惇獨相陛下。久已六年。天下不聞其勳德。可稱而惟見其罪。不可掩。益威福者。人主之至權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特以八柄詔玉而已。不敢輒預。惇自獨相以來。陰傾陛下威福。以快其愛憎之私。不知幾日。而幾人矣。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主猶不可以名器假人。而况假人主之名。器以濟其私乎。其罪一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躬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尊君之故也。又况君之士大夫乎。尤宜以尊君之故待之矣。惇則不然。不

問如何率以鄙惡之語侮罵摧毀借令士大夫誠有罪焉以其罪聞於朝廢之可也誅之可也安有陛下所體之羣臣而專以辱之為事惇果有尊君之心獨不念投鼠忌器之喻乎其罪二也漢以變異免司空唐以積雨罷左相為其不能變理陰陽以克其職比年以來諸路水旱薦臻聖慮不於惇而責之將誰責而可雖陛下曲賜包容不以此罷免惇惇魯因此恐懼有避位之請乎陛下且側躬以應天而惇直傲然畧不引咎其罪三也邊鄙用人尤當謹擇惇魯不以朝廷休戚為恤惟力引親舊分布要路表裏相應以為持祿保寵之計其如所引之人欺誑自敗何若非陛下灼見罔上之姦嚴行竄逐則誤邊鄙事貽朝廷憂豈不其乎其罪四也惇不務同心同德陪輔聖政惟以口舌較勝負於廟

堂之上故人不問其忠邪事不究其利害但同列以為是者惇必以為非同列以為非者惇必以為是於是是非疑似之際則有私焉存於其間遂使國是莫克有定而希合趨附之徒乘以射利是以元祐之明黨方絕而後來之朋黨又熾矣其罪五也惇之罪惡誰不知之然自京師至於四方莫不更相戒曰謹不可出口一出口則禍至矣夫陛下明目達聰所以求天下之忠言者非不切也天下不知赴陛下求言之誠而敢言乃畏惇獨相之勢而不敢言則惇何所為而不可乎其罪六也慢上凌下一至於此不忠孰甚焉陛下以其六年之間凡所敷陳於前者徐思而詳察之則臣言驗矣又豈止六罪而已哉傳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嚮方而務是人主之職又曰為人君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伏望陛下深念正朝廷之本、無先論於一相、斷自宸衷、行之以時、上以慰宗廟、臨照之威神、下以釋海寓鬱結之公議、

責以大端、略其細小、浚得舉劾相臣之體、葛端調

○ ○ 其二

鄒浩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罪狀奏聞、乞賜省察、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者、謂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其言甚力、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詆以為非耶、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並行竄逐、惟惇久置不問、獨相如初、豈朝廷之典刑、不可以行於惇乎、蓋自編類章疏、及看詳訴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傷陛下總述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知幾人矣、其被先帝知遇者、不如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如惇之重、然惇有所見、不建



言於先帝臨御之時而乃力試於元祐紛更之際則其背恩負德尤不可與餘人一駮定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校前項詆斥先帝法度語言文字進呈出自曆斷施行以示天下以釋公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

深文快旨 曹端調

送劉歸美序

鄒浩

余識歸美舊矣比官淮南乃得而友之余職在泮宮固無簿書期會之擾擾而歸美又從辟常平司於法得不出故相從獨余二人為最昵焉畫席夜燈簡編滿前發閱交論窮詰根柢間以暇日把酒奕碁或從意所如尋訪景物物情才思適然相值則援筆而賦之雖樂而不荒如是者幾年庶幾前哲所謂莫逆於心者於其解官而行戢舌分袂非義也夫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不聲色而娛不山林而寐不功名富貴而環視無欲然之恨徵於言行形於事業遠躒古今而稱願於無窮皆其緒餘耳世之所謂讀書者我冠博帶周旋於規矩之中所在而紛紛反紉察之則能造其樂者何其鮮耶非其志不篤則其才不美或有

以累之也。簡編之多，無慮數萬，祕府之所藏，學官之所布，其次如鱗，其富如海，欲飽觀，欲覽而靡有子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篤，可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興亡治亂，有難評之迹，探賾解蔽，或有不至，則非習迷識，緣隙而梗之，欲理與事周徧，而無餘蘊，猶北轅以適越，終不到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而志篤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磬，俯仰所須，不繼朝夕，而貧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凶慶弔，情義所存，不可輒已，而私為之累，以智効官，以能任職，早出暮歸，役役終日，而公為之累，秉象束金，氣奪寒暑，俊俊，頌於前，靡曼將迎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末如之何也。已。嗚呼！鑿鑿編蒲，以資其勤，懸梁刺股，以警其怠，跬步家園，久而不窺者，彼何人哉！歸美，悟過人，初不經意，頃刻千言，格新

而辭暢如春叢，繁如滿流，自上而下，與人議論，決繆逐疑，如素講而備嘗者，雖者艾亦為屈服，真才之美者也。四累之中，君既不憂貧，其外三者，願在所處，處之以道，而篤其志於書，以柔其氣，以擴其量，以敦重自持，而成其才，然後立言制行，無俾古人擅前載之傳，豈難也哉！乃若事業之顯晦，則有數存焉，余不能以語君矣。歸美既間，除治一室，焚香危坐，收心而味余言，以為何如。

此中甘苦，非身歷不曉。此文當在荀氏勸學之上。葛端調

張舜諧字序
舜諧名垂舊字虞臣弗之善也屬其易之曰舜諧蓋取舜命垂而曰往
哉汝諧之義也夫舜之治至矣其命官也以共工為非所先故五命而
後及之然其事非聖莫之能作非明莫之能述則委任可以非其人乎
禹棄契皋陶聖人也垂與之比肩接武於朝垂之為人可知矣舜命之
之際方且歛其身以自避推其類以自代而不敢當故舜訓之曰俞往
哉汝諧且舜作漆器而羣臣咸諫漆器耳非若後世恣其侈心於百工
之事而漫無阻極者也羣臣以紛然諫矣追想其時茅茨土階之制當
不少改彼共工者肯不信其度乎所為竹矢歷代猶寶而傳之則其佐
舜而凝庶績固無媿乎往哉汝諧之訓也嗚呼舜諧取是以為字豈徒

○ 張舜諧字序

鄒浩

舜諧名垂舊字虞臣弗之善也屬其易之曰舜諧蓋取舜命垂而曰往
哉汝諧之義也夫舜之治至矣其命官也以共工為非所先故五命而
後及之然其事非聖莫之能作非明莫之能述則委任可以非其人乎
禹棄契皋陶聖人也垂與之比肩接武於朝垂之為人可知矣舜命之
之際方且歛其身以自避推其類以自代而不敢當故舜訓之曰俞往
哉汝諧且舜作漆器而羣臣咸諫漆器耳非若後世恣其侈心於百工
之事而漫無阻極者也羣臣以紛然諫矣追想其時茅茨土階之制當
不少改彼共工者肯不信其度乎所為竹矢歷代猶寶而傳之則其佐
舜而凝庶績固無媿乎往哉汝諧之訓也嗚呼舜諧取是以為字豈徒

便稱謂於交友之間而已耶。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為人，故名相如。李文紀慕張綱之為人，故名綱。舜諧其亦有意乎慕垂之為人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况舜諧之於垂乎。舜諧故天章閣待制。顯之之孫，新知汝州。奉郎次元之子。其視之外祖行也。今年夏四月，舜諧侍朝。奉待次於廣陵。所居與泮宮連。鳩焉。得其承乏。教授之職。朝奉忘其不肖，又忘其親列之。平命舜諧即廳之西齋而相與講習。自夏徂冬，如一日也。舜諧家素富貴，乃能弊衣惡食，泊然不以外好移其志。今陋椽之下，尋丈之地，而寄焉。晝日一寤，夜燈一枝，誦書求義，節史綴文，兀兀如寒士。視世之輕儇子弟，憑藉流澤，謂天下莫已若者，性質相什百矣。先待制以直道事仁宗，被遇甚涯。推稱名臣輔世長民之績，至今為薦紳所仰。而朝奉亦方以材見用於時。舜諧獨不思紹揚之乎。夫學不惟其文，惟其行。博如惠施，詞如史遷，行不掩焉。君子賤之。此其平日所與舜諧詳論而熟講者也。踐其言而終始之，性質之美，奚患不成。一日立朝，巖然岳峙。富貴不可得而誘，威武不可得而屈。以其所學發於云為，俾人主爭治乎帝舜之盛。是亦垂而已矣。世之識者必曰：毘陵張公之後不乏人如此。其承命易字已，因曼衍其說而為之序。舜諧隨侍赴治所無日矣，并以為贈。

平衍中有挺勁之氣以貫之。

葛端調

侯羸論

鄒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知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祕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羸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揆囊中物耶。夫庸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知難者亦未必知其處也。况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羸獨何以知之。晉鄙嘆喏宿將授十萬兵之衆於闡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

以辦大事、方且陸沈於技、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羸獨何以知之、羸既
 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援贖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
 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
 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
 不以貴自驕也、久居于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
 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為者
 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羸不
 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羸、雖然、羸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
 為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于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
 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
 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
 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
 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繇是
 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羸不
 輕用其兵、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興乎、賀長雄者、將不在
 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兵、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羸
 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若也、
 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
 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羸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
 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為于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

生○大○矣○而○羸○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注○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
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觀○其○辨○論○緩○博○確○正○真○可○為○天○下○有○心○人○吐○意○氣○長○見○識○
故○精○於○道○理○非○泛○泛○然○以○論○古○為○高○者○
葛端調

劇孟論

鄒浩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前知其無能為○以為天下搔○
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微○問其所為○則豪俠之○
事○問其所與游○則鬪鷄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昔季良在隋而楚武○
為之戢兵○得臣在楚而晉父為之側席○孟豈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
何也○接得老表蓋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
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
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垂髫之子。保其必敗矣。而卒固有敵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繇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固無足怪者。然諾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倦。逝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齊。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辭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毋歿。送莖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駘耶。向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表之三軍之上。波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顧雖真將軍。殆亦未知稅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謂以一賢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成

童而達矣。既成器而動矣。既無所注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者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焉。謂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為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惜孟為氣俗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律古人以聖賢之道。便自長短互見。無所逃避。然不可謂非厚望古人也。葛端調

○荀彧論

○荀彧論

○荀彧論

荀彧論

鄒浩

余嘗怪曹氏潛不臣之心，託扶漢以自媒，自以為天之曆數不在，竝起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荀彧智畧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為謀主，凡二十餘載，至董昭等密以九錫諮之，乃獨以義興兵為言。而○是誠不知耶。抑亦半涂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假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或○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袁紹、董卓、呂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審配、逢紀、穎、良、文、醜。始如朝夕握手吐情，相與周旋。而灼見其底裏，所謂○拙於料人者，果如是耶。其勸曹氏定充徐，迎獻帝，保官渡，勿置九州。既

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返復迄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
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果如是耶又其勸定兗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
先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
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
稱之使齟其所為是欲曹氏為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
搖蕩轉履以啓不臣之慮况其本自異心重聞順適容與之言譬猶決
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孰能禦之如此而擬異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
信也劉備指以為賊其有肯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志其
族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或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苟不自殺則曹
氏必殺之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必用知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

常規我也孔融是也周智不窮者畏其移所以為我謀者謀我也楊修
是也或既不能見險而止如龔勝潔身於新室又不能見幾而作如范
蠡肥遯於會稽碩料隱匿非直比而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
亦難乎孟子謂盆成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
已矣余於或亦云
斷擬盡致雖巧說者不能復讎
葛端調

曹參論

郝浩

讀漢書見班固贊丙魏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又讀唐書見敬宗以王
 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跋扈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
 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
 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功
 以成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棄羣臣之初
 參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賓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臣猥與
 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其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不以前
 日之隙一毫置胸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隙者私

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若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廡頰，而寇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實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判焉如黑白之在月，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體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也，而不能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叛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顧雖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况干戈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參而居位者，其必出于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呂，產祿顛兵秉政，視天畫地，日以睥睨神噐為心。劉氏幾不復。漢於此時，恬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越人以拯楚溺歟？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歛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巖廊之急務乎？

此文詞妙，格妙，度妙，總參居位一段，尤補得好。公真知體者，篇中所云，蓋自道耳。
葛端調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ge of the paper.



